

(台湾) 林谷芳 著

与 禅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台湾) 林谷芳 著

与 禅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画禅 / 林谷芳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5006-8559-3

I. 画... II. 林... III. 禅宗—通俗读物 IV. B946.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84386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-2009-4916



林谷芳 著

出版发行: 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64034329

责任编辑: 庄伟

封面设计: 台湾艺术家杂志社提供

封面题字: 徐永进

集 字: 台湾艺术家杂志社提供

营 销: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

电 话: (010)64017809(全国)

(010)64066441(北京区)

印 刷: 北京地大彩印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3.5

字 数: 155千字

版 次: 2009年9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8000册

定 价: 48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84035821

序 | 林谷芳

道艺交参，画禅一如

宗教艺术是艺术的大宗，谈它很自然，要谈好，却很难。

难，难在它牵涉人类心灵极致的两端：道与艺，能两者得兼者并不多。

难，更难在看似结合自然的两端，却涉及相互矛盾的人格特质：平等一如与爱憎有别。如何能在万古长空中具现一朝风月，在一朝风月中映显万古长空，牵涉到超越而有机的融合，这不只要道与艺两者得兼，不只要有更高层次的统合，其极致更必须直示道与艺的无别，但能道艺一体者又何其少也！

正因如此，以艺术契入者，总在形式、手法强作人解，以宗教涉入者，又往往主题先行，这样的误区比比皆是，而在禅艺术尤甚。

禅，不立文字，无法为法，只谈形式手法就必死于句下；禅，日常功用，触目皆道，泥于主题就必“骑牛觅牛”，总之都有违禅意。

禅艺术难谈，谈禅诗多的是依文解艺，谈禅画更多执相以求，而诗与画恰又是禅艺术的大宗，它们虽不似茶道、花道、禅庭园，以禅贯穿一切，自成完备的系统，却因出入道俗，通其两端，更有禅活泼无碍的一面，影响世人者也更多更广。

正因如此，在《千峰映月》中，我才以禅者自见地、修持乃至生命风光的种种，总体地以禅入诗、以诗映禅。而禅画虽不似禅诗般质与量几乎涉及禅的诸面相，但一幅幅作品却更似离乎文字、诸相非相的公案，由此契入，禅生命之活泼乃当下现前。

禅画当然不能离画而谈，但禅画的动人处、幽远处、意在言外处、当下即是处、生杀

同时处，却正是契于禅心所致。缺乏禅心的画，即使以达摩、惠能为题，即便笔墨再酣畅淋漓，也不能称为禅画。以此，更根柢地说，禅画乃必得是一种画禅。

画禅，可以禅说禅画，可以禅画说禅，到此，如禅诗般，你能以禅入诗、以诗契禅，而宗门既谈茶禅一味，在这本《画禅》里，你自然也可以道艺交参，画禅一如。

目 录

見也

生命的归零

- 004 庭前柏树子——牧谿《六柿图》
- 009 觅心了不可得——石恪《二祖调心图》
- 014 若见诸相非相——八大《双鸟》册页
- 019 本来面目——白隐慧鹤《达摩图》
- 024 两端俱坐断——宫本二天《布袋观斗鸡图》
- 029 万古长空——东岭圆慈《一圆相图》

氣魄

直上孤峰的气概

- 038 剑刃上事——墨谿《达摩图》
- 043 高高山顶立——宫本二天《枯木鸣鵙图》、八大《孤鸟图》
- 048 大悟不存师——元人《达摩图》
- 052 佛来佛斩——梁楷《六祖撕经图》
- 057 此位无宾主——八大《鱼》

破

抖落的畅快

- 066 达摩不是祖——梁楷《释迦出山图》
- 072 骑驴要下——贯休《罗汉图》
- 078 不知最真切——梁楷《老子图》、贯休《因揭陀尊者》
- 084 恐上纸笔——陈洪绶《品梵图》
- 090 从门入者，不是家珍——石涛《山水》册页
- 095 独超物外——玉涧《山市晴峦》、雪舟《山水图》
- 100 我不会佛法——雪舟《二祖断臂图》

行持

直契无别的世界

- 108 无——白隐慧鹤《无》
- 113 体露金风——龙安寺《枯山水》
- 118 啐啄同时——八大《八哥图》
- 123 不期之力——牧谿《八哥图》

- 128 行脚句亲——中原南天棒《托钵图》
- 133 但尽凡心——丁云图《罗汉补衣图》
- 138 婆子点心——罗聘、可翁《寒山拾得图》
- 145 饥来吃饭困来眠——宋人《搔背罗汉图》
- 150 还闻偃溪水声否——牧谿《渔村夕照》
- 155 无情说法——玉润《庐山图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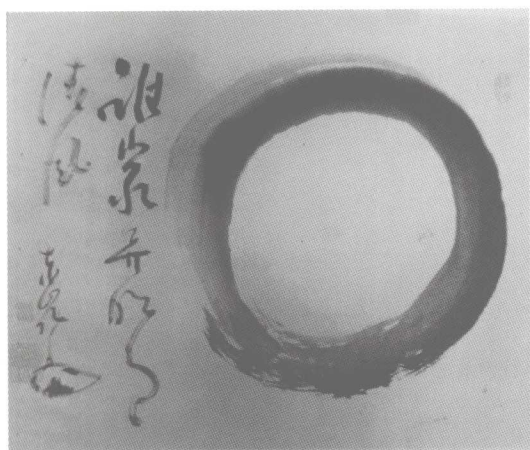
風光

即事而真的生涯

- 164 不二——八大《鱼鸭图卷》《眠鸭图》
- 169 明月藏鹭——唐寅《苇渚醉渔图》
- 174 日日是好日——梁楷《布袋图》
- 179 始随芳草去——梁楷《李白行吟图》
- 184 雨过青苔润——禅庭园之“苔”
- 189 万法本闲——龚贤《减笔山水》、华岳《秋景》册页
- 195 日用如云水——风外慧薰《布袋图》
- 200 廓然无圣——梁楷《泼墨仙人图》

見地

生命的归零



禅是什么？

禅是生命的减法，且是彻底的减法，直说之，它就是生命的归零。

既是归零，一切都放下，禅其实也就不应该“是什么”。

禅不是什么，可就因这不是什么，它却又尽是什么。不是什么，是它“只破不立”；尽是什么，是它“触目皆道”。有一句话说“无一物中无尽藏，有花有月有楼台”，指的正是这禅者的生命风光。

不是什么又尽是什么，不在玩文字游戏。禅是佛教的一宗，释尊菩提树下的悟道，所证正是人人皆具的佛性。本自具足、不假他求，但世人却头上安头、葛藤缠身。

所以说，修行，或生命的超越，不在为学日益，而在为道日损。不心外求法，让葛藤脱落，本心自然映现，眼前就是一片不为惯性思虑所缚的天地。正如镜照万物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，你只须直心而为，便满目青山。



庭前柏树子——牧谿《六柿图》

论事为人、生活修行，行者与艺术家自来不同。厌弃差别起落，行者乃举平等一如；挥洒情性，艺术家却喜于一事一物中具现风光。以此，以艺入道，艺术家既须断其差别，生命风光乃常不见；由道起艺，行者又往往滞于名相。必得超越两者局限，打破双方疆界，才有道艺一体的作品可言。

谈道艺一体，便不得不谈禅艺术。禅家的宗风在破、在当下，它既合于艺术家性格的不羁，更体现着日常功用中的“以偏见圆”。因此，佛教诸宗乃只有禅形成以其为核心的禅艺术，禅诗、禅画、禅庭园、茶道、花道，皆以其样貌清晰、不涉理路，令人神往。

然而，虽样貌清晰，禅艺术所写却不尽然要是禅家禅事。禅原不必于禅者、不必于寺院、不必于僧家的行住坐卧，所谓“尽大地是个解脱法门”，事事皆可入禅，端看你如何拿捏，如何切入。但也因此，寻常人看禅艺术，在虫鱼鸟兽、山水人物中，乃不免雾里看花，艺术家看禅艺术，更常限于理路言诠，禅诗杰作向为诗家所未识，禅画更往往为画家所误读。

禅画当然不能离画而谈，毕竟这是它在此的外现，但离开了禅谈禅

画，危险恐怕比离开画来谈禅画要严重许多，六柿图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

谈禅画，最具代表性的，许多人恐怕都会直指牧谿的《六柿图》，的确，从《六柿图》可以解读禅画的许多特质，但吊诡的是，解读的本身往往就远离了禅，画家、学者在此的误区可真不少。

误区之一是用解析的手法看《六柿图》的构图，以为这构图是几何分析的，却不知结构——尤其是有意的结构，正背离了禅，如此做，套句禅语，是“死于句下”。

有汉学家甚至将《六柿图》衍伸为曼陀罗的表现，以为这里藏着“佛教世界中宇宙秩序的几何图形”，更以为中间体积最大的是“主尊”，到此，就更不知所云了。

在佛法，密为胜义有，禅为究竟空，一为绝对肯定，一为彻底否定，尽管最后总标举“真空妙有”，但形貌、宗风恰是两极。因此，禅绝不许有如此规范的曼陀罗观。这种汉学家的见解，只能说他还在佛法之外，可这种说法却常被引用。令人不免想到以幽微淡远为宗，与密教堆叠法相恰好相反的古琴，只因弹琴前有净手、焚香的规矩，琴桌又被称为琴坛的些外相，就可被汉学家高罗佩连接到密教对琴有所影响的论述。

误区之二是在笔墨手法上的分析，以此告诉我们牧谿是如何巧妙地安排浓淡不一的六颗柿子，于是牧谿不仅是位能掌握笔墨的画家，还是一个精心的设计者。这种说法的荒谬，正如将一则公案视为禅师特意安排的教案般，完全不知所谓“箭锋相拄、间不容发”，在电光石火之机中映现直观世界的禅家风光。

禅是摒弃作意的，《六柿图》可以从各种角度找出各种关系，但都非禅者的设计，而它的魅力、超越也正在这“非作意”上，没有一个禅者会像学者、画家的分析解释般，那样无聊乃至颠倒。以此，下面的“想象”反可能更符合事情的原貌：

金秋季节，柿子红熟，禅院的老和尚怀念柿子的甜味，遣了小沙弥去买，就在这等待的时刻，恰看到桌上平日的纸墨，于是，聊以排遣，信笔一挥，就完成了这幅千古的绝作。甚至我们还可以想象，柿子买来，老和尚津津有味地吃着，却早已忘记了这幅画，直到隔天，再至桌前，才惊觉自己已完成了一幅契于三昧的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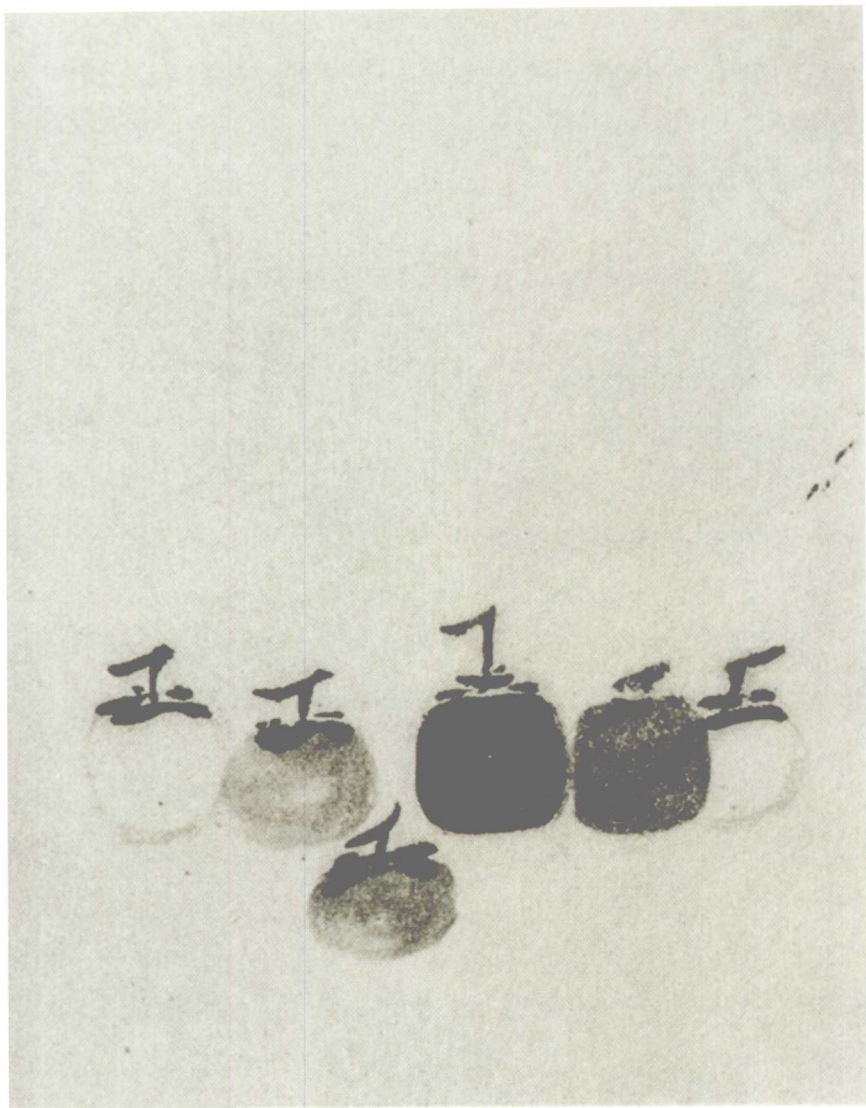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“想象”与前面的分析相比，似乎少了些“证据”，却更接近禅家的生活。毕竟，离开了无作意这个基点，就离开了禅，以此谈禅画，就有本质的荒谬。

《六柿图》是无心创作的典型，除了随机艺术外，艺术——尤其是西方艺术总有其创作的动机、主题、轴线、结构，但禅认为这都是思虑心、计较心的产物，有其明显的局限，只有契于无心，让内在的佛性流露，才能超越惯性，而到此，就没有哪件事物不是创造的了。

禅谈无心，无心是无有计较心，无有思虑心。人因计较思虑，总活在二元分割的世界，追逐攀缘、颠倒梦想、痛苦烦恼、生死轮转皆由此而来，只有将此破除，生命才得以透脱自由，人的潜能也才得以释放，所谓“无一物中无尽藏，有花有月有楼台”，禅生活、禅语言、禅行为之所以如此自在活泼、充满创意、当下圆满，正缘于此。

“无心的创作”在东方有特殊的拈提，禅则为其中的极致。而既谈无心，就不能有意解之，分析法在此最为无效。想契入，只能借由同境地的作品相应启发，而与《六柿图》最能相映的，则是禅诗的极致，王维的《辛夷坞》：

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；
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



牧谿《六柿图》 日本京都大德寺龙光院藏

《六柿图》是禅画的代表作，直陈“无心的创作”。“无心”即“无作意”，到此，信手拈来，无非是道，《六柿图》因此浑然天成，无迹可寻。

这诗白描至极，外缘落尽，无我无人，用禅语来说：即是让“物自性”直接显露，于是，眼前的世界第一次以如此直接无隔的面貌映入我们眼帘，我们也如此看到了每一当下的绝对。对这“物自性”，赵州从谂的公案说得好：

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

师曰：“庭前柏树子。”

曰：“和尚莫将境示人？”

师曰：“我不将境示人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

师曰：“庭前柏树子。”

祖师西来意指的是禅的真意，人如此问，赵州却指着自已门庭的柏树回以“庭前柏树子”，问者认为我要的是道，你回答的却是境，赵州则说我从不谈境，再一问，竟又是“庭前柏树子”。

原因何在？因为常人尽管不是视若无睹、听若无闻，却从来只以自己的好恶取舍对待外境，很少“直接地”领略万物。前后攀缘，当下尽失，自然就颠倒梦想了。

所以说，会得《辛夷坞》，就识《六柿图》，契入柏树子，无处非六柿。无论是六柿、是辛夷、是柏树，谈的指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。